

史記

卷

四十三之
四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2)		
函號	別	10	1



史記卷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淺草文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正義曰其後

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

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

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徐廣曰或云皐狼地名在西

康熙十五年重修

孟增號宅臯狼而徐廣云臯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臯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故云臯狼

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與桃

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

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盜驪驊騮綠耳獻之得辨騮騮耳之乘獻周穆王也

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穆

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

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而徐偃王反正義曰括

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地志云大

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鶻倉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鶻倉臨死生角而九

尾實黃龍也鶻倉或名后倉繆王曰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索隱

曰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由此為趙氏也

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

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奄父脫宣王奄

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

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

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

霍公求奔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

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獲晉獻

公賜趙夙耿

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

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

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

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生宣

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誤

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

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

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

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

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及國

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

索隱曰系本云成季

徙原宋忠云今鴈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

平故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

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北

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

示信原降以趙衰為原大夫文公所以及國及霸多趙

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

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

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

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

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

索隱曰穆嬴也

頓首謂趙

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

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

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

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膾不熟殺宰人持

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
 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
 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
 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
 弑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
 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
 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
 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
 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
 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

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
 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
 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倫為賊首以臣弑君子
 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
 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
 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
 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
 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
 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
 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

白杵白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焉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葆小兒衣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

程嬰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平天平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白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

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
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
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
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
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
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
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
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
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註云終說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之耳非此年也

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

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

支子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

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

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藉藉錄也謂當

時卽記錄書之於藉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

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

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平簡子寤

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
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
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
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
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
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公
子疾在定公十一年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羸趙
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
鄆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索隱
曰范魁地名不知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
孟姚配而七世之孫索隱曰即姓羸吳廣之女姚
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

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
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
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
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
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
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
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
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
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
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
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
副何也正義曰副謂
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

翟皆子姓也

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

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

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

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

正義曰謂今時服也

廢除裘裳也

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

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

子卿見簡子

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

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

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

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

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

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

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

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節

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

正義曰地道記云恒

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簡子於是知

五十里得恒山岽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後二年晉

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

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

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

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

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

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

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對邯鄲遂殺午趙稷

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為

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秦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

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索隱曰系本云晉大夫逝邀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

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邀故智氏亦稱荀氏

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蔦之後蔦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熒熒生宣叔荀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

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正義曰揆

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入中行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為中行因號中行氏凡與智氏因承襲逝邀姓荀氏

伐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

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

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

系本云逝邀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欒欒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君

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

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

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不克范中行氏反

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

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正

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義曰按趙鞅被范中行伐乃奔晉為請晉君而得入絳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

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

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

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
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
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
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
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
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
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
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
而曰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
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
文子奔邯鄲索隱曰
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

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里

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

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

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

齊

索隱曰
吉射也

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

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

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

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

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

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

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訥然亦慍知伯知伯歸

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晉出

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太子毋卹代立是為

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

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五年矣何得更有越圍吳之事襄

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哀公二十年傳云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

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

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替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月皆誤與

左傳文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

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

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請代王使厨人操

銅料正義曰音斗合作料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鈞也以食代王及從者行

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維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

平代地其妙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

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

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姊代王夫人

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遂以代封伯魯子

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也

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

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

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

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

公其大夫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

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

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

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

與原過竹一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母邱原過既至

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邱余

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

女及滅知氏文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

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烏鬚麋髭頰大膺大胷

脩下而馮左袵界乘徐廣曰脩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

傳云河宗之子孫別栢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

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正義曰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

黑姑正義曰亦戎國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

非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何休云八尺曰版城中懸釜

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

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

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

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日

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

不敢忘八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

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

地志云三神祀今名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

過祠今在霍山劍也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

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俱是西戎地未

知孰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

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

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襄子

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

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

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

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

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

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

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

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節相州滂陽縣

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

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一年卒國人

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

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

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

姓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

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

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

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

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

羊反槍與石二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

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

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

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

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

牛畜待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

正義曰迫音由古字與攸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待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

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

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

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賜相國衣二襲

單復具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

索隱曰譙周二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

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

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

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

兔臺築剛平

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正義曰今趙棘蒲八年拔魏黃城

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

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

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

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

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鄆

邑七十三魏敗我蘭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

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鄆正義曰濮州鄆城縣魏敗我懷攻

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

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徐廣云長杜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自蒲州解縣

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圍魏惠王七

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

千餘里瑯琊入海括地志云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

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

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九年與齊戰阿下徐

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

東阿也今齊州東阿縣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

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十二年秦攻魏少梁

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

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

日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

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成

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

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

州縣 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

如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即古厥國也與燕會

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並過其西又

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按燕趙即此也

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

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

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

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椽也屋椽之兩頭起者二十一

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

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

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一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二十四

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

侯卒公子緜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緜敗亡云肅侯名語

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

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

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

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

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

刻攻魏首垣正義曰蓋在河北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

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

起壽陵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

大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

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孟縣西有白鹿泓魏出自鹿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馬呂忱曰

史記卷之三 世家 六

馬韋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

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拔之却為魏今趙圍之矣。

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

在潭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

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伐蘭離

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于桑丘地理志云泰山

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

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

師各萬人來會葬于武靈王立索隱曰名雍武靈王元年陽

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

信宮

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

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

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鄔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曰蓋在

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

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譟已曰

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

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

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

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

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

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

亂遂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

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

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

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楚魏王

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

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茗之榮慕毋遂曰陵茗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茗音條

毛詩疏云茗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瑩豆而

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命乎命乎曾無我羸慕毋

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貴盛盈端也○正義曰

按命名也羸姓羸也言世眾名其美好曾無我好羸也

以談說眾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

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方言曰娃美也孟姚也徐

吳有館娃之宮

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

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

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

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

仲之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

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為野臺徐廣

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以望齊中山之境曰野

名義臺在定州樂縣西南六十三里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徐廣曰

一作絕丁反 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

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官召肥義與議天

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

州縣也遂

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黃華蓋西

河側之山名也

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

盜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正義曰即於荏而

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

又得郡之高陽鄴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勃東有胡

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西有林

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

邊也秦隔河也晉洛路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趙西境也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

稷而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

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

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

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孝

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有補民益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

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

患臣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服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母

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往古夫有

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

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謹累也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正義曰言

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放慢之民怨望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

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

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觀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逾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

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

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

正義曰鄭玄云上至也

事成功立然

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

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

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

索隱曰絕句

請服焉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

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

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

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

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

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衽其臂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既也既越之民也言既越也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既文身斷髮避龍則西既駱又在番禺之西南越及既駱皆干姓也世本云越芋黑齒雕題劉連曰以草染齒用其肌以青却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絀亦絀紕丹涅之

歷代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織縷之麤拙也又本作絀冠黎縷也大吳之國也故禮

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洛津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



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且昔東胡是三胡也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襲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

臣之事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無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

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闕顏冉之屬豈

是無奇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俗隱曰言方

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

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

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

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

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

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為右

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

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

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與。正義曰與音與陘音荆陘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

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共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華陽鳴上之關合軍曲陽

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

即上曲陽也以攻取丹丘正義曰蓋邢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

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三曰華陽臺四曰紫臺五曰太一宮按北岳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

里鷓鴣之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先代及徐廣曰鷓鴣一作鷓鴣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

六十里本晉鷓鴣上關城也又有鷓鴣上水源出唐縣北著

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鷓鴣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鷓鴣字

誤王軍取鄣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里

里六國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時舊邑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

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

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

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姓子何寵哀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使周

裕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

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

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

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

許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

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

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

之為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

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

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

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

屬代郡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

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疆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

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

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

李允云必盡傳何爲工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主無變令我不

愧之若苟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

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允曰諾子

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允數見公子成以蒲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卽下文高信也。正義

曰上音申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

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

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

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及北面為臣訕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也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上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

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族之罪容其入宮閉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日以章

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斝

而食之綦毋邃曰斝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斝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

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

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

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

徐廣曰皆屬承郡鄭音鄭

八年城南行唐

徐廣

日在常山。正義曰行寒庚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為南行唐築城

九年趙梁將與齊

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

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

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

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

十二年趙梁將攻齊

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

索隱曰蓋吳姓女惠文王之妹

十四年

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

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

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與秦會

中陽

正義曰括地志中陽故城在汾州偃城縣南漢中陽縣也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

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

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

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

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

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

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

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

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

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

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

索隱曰與國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於韓共趙

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

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

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

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

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

曰韓亡三川

正義曰河南之地兩州之間

魏亡晉國

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

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

三百里

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歛滅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

界相去滅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

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

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

正義曰鄜延等州也

近挺關至

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

正義曰秦上黨郡今

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摠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

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并代三州在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秦始皇

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倣此

羊腸之西

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

屬澤州

勾注之南

正義曰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

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

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

正義曰言秦踰

勾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又伐齊從疆

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

以事王也

正義曰以趙王為事也而秦必伐之也

天下屬行以謀王也

正義

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齊燕秦之約成而兵出

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齊倍五

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義曰言

秦齊相約欲更重稱帝故言廢帝也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

曰河雍向曰高平也根柔一作槐柔一作平柔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

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日高徐廣曰一作王先

平也根柔未詳兩邑魏地也公至音胡鼎反

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至音

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戍郭注云西險即鴈門山也按西先聲相近蓋陘山西險二山之地並

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齊之事王宜為上佼索隱曰佼猶行也而今乃拯

舉正義曰謂共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

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

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

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

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

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

云昔陽服國所都也樂平城治縣東昔陽城服姓白狄

別種也樂平縣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

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邯鄲會城在相州而秦怨趙

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

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王再之衛

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

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故城在貝州

歷定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

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再之衛東陽伐魏氏也伐魏氏大潦漳水出

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

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

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

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瀋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

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音

祈傳云伐齊幾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闕與及攻不能

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涖路之間也

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

子徐廣曰屬齊部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

周將攻昌徐廣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

北四十里也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

司馬彪云華陽亭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

華陽西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正義曰今歐代地

索隱曰蓋東胡叛故驪畧代地人眾以叛故取之也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

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

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

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

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二十九年秦韓

相攻而圍闕與正義曰上於連及下音預括地志云闕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

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闕與邑二所本趙

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與下賜號為馬服君正義曰因

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也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

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

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正義曰長安君

名為質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太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

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

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

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

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想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特輦而行索隱曰東哲云趙惠文王于何

者吳廣之甥姓贏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姓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姓年二十一入王

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

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

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

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

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

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

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

君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
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
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
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
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
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
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

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
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
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

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

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

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入中陽

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入拔之又攻韓注人

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誠在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袞之衣

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袞在中左右異故曰偏按袞衣背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

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褻
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
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
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
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
民王大喜召平原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
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
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
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
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

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

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蠶

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承證反蠶食桑葉漸進必盡

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七十二人也

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

習倍於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正義

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其王

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

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正義曰馮亭將十七邑入

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

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

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

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

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

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

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

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

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

宗族田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也廉頗將軍軍長

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頗

免而趙括伐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

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

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武垣令本屬涿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在九年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正義曰武垣此特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眾反燕地也趙以靈丘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理縣也封

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

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鄒為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

圍在九年其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文錯誤耳

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五月拔之

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

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也。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

五十年，王從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

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

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

乎。索隱曰：趙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

太子也。史失名。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

名。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

死。徐廣曰：故秦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徐廣曰：屠廐

索隱曰：屠積蕪藁之處。為火所燒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年表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

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以封廉頗也。古文質畧文燕

省耳。正義曰：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號也。燕

王令丞相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

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

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

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

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

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

索隱曰：二人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正義曰：三

皆燕將姓名。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

人皆燕將姓也。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

言樂乘功最高也。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

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

龍兌汾門臨樂與燕。正義曰：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

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自東

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按蓋謂龍允也漆門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蓋汾字誤也燕以葛武陽平

舒與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平舒故城在蔚州靈丘縣

北九寸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

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

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勅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

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

大備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行大備之禮也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分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山按中牟山之側時二邑皆屬魏

欲渡黃河作道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

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

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正義曰人為之謂文

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

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計而內之秦也今君

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

平都正義曰輿地理志云平都縣在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春平君者言行信於

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

太子從質秦歸○正義曰按太子即春平君也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

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徐廣曰

不拔移攻齊取饒安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五年傳

抵正義曰上音付下音邱趙將姓名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在河

北岸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長安

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號也魏與趙

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

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兵未罷秦攻

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悼襄王卒子幽繆王

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昏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

及史考趙遷皆無諡○案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諡今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諡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我平陽扈

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

安故城在恒州藁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正義曰括地志

云肥累故城在恒州藁城縣西七里春秋時肥于國白狄別種也封牧為武安君四年

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

西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也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

東西百三十步正義曰其圻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界也六年大饑民譌言

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

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

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

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

徐廣曰列女傳曰邯

鄆之

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

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

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

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

趙氏之世

與秦同祖

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

帶始事晉

夙初有土

岸賈矯誅

韓厥立武

寶符臨代

卒居伯魯

簡夢翟犬

靈歌處女

胡服雖彊

建立非所

頗牧不用

王遷囚虜

史記卷四十三終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張翊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

索隱國本傳
富辰說文玉

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弟此云與
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玉庶子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

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
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

州萬年縣西
南二十八里

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

一

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

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陟

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鄭玄為大

夫十偃曰索隱曰晉掌事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

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

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

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

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

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犇

季生武仲州州與犇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周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

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

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

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子

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

河東魏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魏

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魏縣也

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

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于亂

行魏絳修辱楊于索隱曰左傳云悼公怒曰合諸侯以

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

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

後受之徙治安邑

正義曰安邑在潯州夏縣安邑故城是

魏絳卒諡為昭

子

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系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

生魏嬴嬴生

魏獻子

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名茶莊子之子無魏嬴也

獻子事晉昭公昭公

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

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

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

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

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吉射

其後十

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

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

索隱曰侈他本亦作侈蓋侈字誤而

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侈而左

傳云魏曼侈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

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後之孫曰魏栢子

索隱曰系本云襄子

生栢

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

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智伯

知瑤也本姓荀亦曰荀瑤。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

有智城蓋謂此也

分其地栢子之孫曰文侯都

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

系本栢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燕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

魏文侯元年秦靈

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栢子周威王同時

索隱曰系本武子名

啓章康子之子栢子名嘉襄子之子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

出其民十六年代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

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

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大

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

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

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

不憚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維陰合陽正義曰維陰在

水南郟陽郟水之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

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

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索隱曰瑩音乙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正義

先臥反文侯軾干木閭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

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于木踰牆避之文侯以

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

者也不趣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

得勿軾乎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

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甲巳

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

大駟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卷

而不敢息及見翟璜璜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

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

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

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

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人河在鄴東故

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

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

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

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

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
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
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
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
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
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
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
屈侯紂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
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

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
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
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
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
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
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驪案地理志曰弘農陝
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梁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
臨黃河今臨河有崗阜似是頽山之餘也三十二年
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

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鑄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

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

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寧表作齊侵陰晉秦本紀云惠王

秦徐氏云今之華陰也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

地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

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

章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

城安邑王垣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七

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

九年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

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義曰按紀年齊幽

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

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十六年

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子

盡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

正義曰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祁紀

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趙自趙

圍濁陽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

入韓謂韓懿侯曰索隱曰懿侯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

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

二年魏大夫王錯出秦

韓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倍○正義曰按除除魏壁及玉

也錯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

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隱曰系本云成侯名種魏氏大敗

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

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

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

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

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

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

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衛縣也○索隱曰田

完系家云敗魏於濁澤而圍患士惠王請獻觀以和○正義曰觀魏州魏城縣古之觀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

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衰滅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拓地志云宅在鄭州滎陽

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收韓魏洛陽六年伐

取宋儀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句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

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

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

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康

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

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

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

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在代反括地志

云桐楊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

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桐音固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

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水源出洛州武安縣三門山也二十一年與秦會形趙成

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

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命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

三十年魏伐趙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

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

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

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

汴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

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上盡矣則富不過

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

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吸汁者眾正義

曰吸穿悅反汁之入反冀功勳者眾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

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

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八年趙又

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間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卽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齊虜魏太子申

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

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鄆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鄆十月邯鄲伐我北鄆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

年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

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

治大梁涂廣曰今浚儀縣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爲

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梁按今汴州浚儀也。魏以公子

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

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

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

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

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

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

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

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

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

元稱一年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襄王元年與諸侯會

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徐廣曰二五年

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彫陰

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正義曰括地志云圍我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

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周同姓也曲沃有予秦河西

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

城有應鄉也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秦取我汾

陰皮氏焦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

也徐廣曰在密縣魏伐楚敗之陘山正義曰括地

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

魏之上郡地也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

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已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

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

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十三年張儀

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正義曰絳州桐

平周正義曰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十六年襄王卒子

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

秦太史公書惠成王但信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

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

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

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

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坐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

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

一代耳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二十

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為二

王之年又有哀王九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是疑然

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

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

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在冀州棗陽縣東南二十

五里本趙邑今屬魏也

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

索隱曰樗里子秦昭

王弟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

走犀首岸門

徐廣曰穎陰有岸亭○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

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

六年

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

索隱曰政魏公子也

與秦會臨晉七年

攻齊

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贅子於濮也

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

索隱曰紀年云八年翟章伐衛

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

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姓名也

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

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

拔闕與

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闕於連及與音頭羊腸坂道在太行山北曰潞州闕與

北城在潞州及儀州右斷羊腸拔闕與北連恒州到趙國東一四斷而為三也

約斬趙趙分而

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

於秦與其以秦驪衛不如以魏驪衛

正義曰驪音釋

衛之德魏

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

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

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驪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

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驪衛者必受衛者也如

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

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

于魏

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

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

索隱曰薛公田文也

楚相昭魚謂蘇代

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

曰田需死吾

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

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

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

代

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

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

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

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

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

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

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甚

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

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

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

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

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阪陽晉封陵

索隱曰紀年作

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

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二十五里表

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

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

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阪十八年與秦伐楚

徐廣曰二十

王會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

徐廣曰河

二十

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

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

王二十二年昭王三年索隱曰系本昭王元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昭王名遫

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

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

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

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

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近

曲陽未詳端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

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

會西周正義曰即王城也今河南郡城也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

安城故城豫州汝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

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

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三城軍大梁下韓來救

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

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

南陽徐廣曰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

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

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

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

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

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

日博頭有刻為梟形者擲得梟冷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

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徐廣曰鄆一作廩丘又作邢丘

鄆丘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鄆七系反又音妻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

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

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

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

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

旗馮琴而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五文各

不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

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

陽之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晉口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壺山山海經云懸壺生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者趙襄子堡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漚灌東南出城注於分陽也

不沒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栢子御韓康子為參乘

也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

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絳水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

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於人云魏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

栢子肘韓康子履魏栢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

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

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

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鼓友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

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
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
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
王秦王曰文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
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
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
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
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
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
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

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
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
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
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昇屋以避兵也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
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
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
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
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

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

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闕與而趙奢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

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

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

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道行三千里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

外東道從褒斜入梁州即東南至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

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郵縣正義曰冥音盲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索隱曰攻亦作

致戰國策見作致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從

軍言致軍糧難也右蔡左召陵徐廣曰一無

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人梁也左字。正義曰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鄆城縣東四十五里並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

郊則上蔡邵陵在南面向東皆身之右定無左字也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取

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正義曰衛

趙魏之東故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

有懷茅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正義曰茅卯包

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攢茅括地

邢丘徐廣曰在平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

之臯城境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

反。正義曰境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

字各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

延津是也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有鄭地徐廣曰

屬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屬魏也決熒澤

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

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正義曰李奇

云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

陵氏於秦今秦之欲誅之矣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

代之重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葉

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陽昆

陽屬秦舞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隨安陵氏而亡

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

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許必危矣秦有

許地魏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正義曰南

可無害許昌縣南西四十里許昌故城是也此是屬韓在魏之

南故言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

理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叔國無害

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三卿背晉其地屬韓

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

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正義曰河

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

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棠林在

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

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人圍中徐廣曰一作城也。

索隱曰圍即圍田圍田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

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曰文臺臺名列

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朝曰都並魏臺

邑名。正義曰墮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胸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

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

即宋州楚丘縣衛文公北至平監所亡於秦

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鄆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浚並

魏地河外河內正義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魏大縣數

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

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

不成也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

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撓音苦孝反謂韓發秦之兵撓擾已經三年云欲

講說與韓和識猶知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

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索隱曰從事謂松反從事謂

合從事王也索隱曰言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質子

入趙則趙挾韓索隱曰蔡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蔡

致故地於趙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

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

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徐廣曰朝歌有共鄉。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共懷

州脩武縣本股之寧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勳兵於

寧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共寧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

行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也出入賦

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

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

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

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

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

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

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

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曰戰

行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

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

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

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

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

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漢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

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行徐廣曰十二年獻城於秦。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垣地本魏

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州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行地名在鄭

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

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

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

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

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

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譙

所謂所謂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

畢公之苗 因國為姓 大名始賞

盈數自正 胤裔繁昌 世載忠正

楊于就戮 智氏奔命 文始建侯

武實疆盛 大梁東徙 長安北偵

卯既無功 卯亦外聘 王假削弱

虜於秦政

史記卷四十四終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翺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

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河州韓地縣西南
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曰韓武子
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
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
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
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四十五

韓

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卽是晉之支庶矣
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
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
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如此則與太史公之
意亦有違爾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生厥伯

生獻從封姓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

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

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

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

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

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鞞正義曰音安

鞞城今俗名馬鞞城在濟州平陰縣十里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

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

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

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

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

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

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

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

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

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又云景

縣正義曰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

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于

莊子代莊子卒于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

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于武

子代索隱曰武子名啟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

子卒于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處景侯處元年伐鄭取

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

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于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

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

也俠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于文侯

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于文侯二年伐鄭取

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代齊至桑丘鄭反晉九

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十年文侯卒于哀侯

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

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襄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懿侯二年魏敗我馬

陵正義曰在魏州元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

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

懿侯卒于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

懿侯卒于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

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朱六年伐東周正義曰河南鞏縣取陵觀邢

丘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

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並音字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

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

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曰日屈

宜曰楚大夫在魏也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

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

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

此謂時紕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子宜惠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

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收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為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韓

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宣惠王五

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

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十一年君號為王

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徐廣曰穎川鄆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

今許州鄆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鄆陵故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

鯁申差於濁澤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索

亦作鯁○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

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

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

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潛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韓氏急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多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

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

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

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索隱曰警戒也戰國策作傲亦同將

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講講亦謀議與購亦意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

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

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

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

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

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

改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效已已雖隨秦來戰

而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

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

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

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

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

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

韓索隱曰徇從死也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

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

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為天下

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

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

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

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

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岍門徐廣曰賴陰有岍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岍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二十一年徐廣曰周赧王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

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索隱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

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

襄王六年韓襄哀王二年張儀死襄王四年與秦武王

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

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

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悝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

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

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

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

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公何不令

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

萬曆二十六年刊史記卷五十五 世家 六

里故老云黃帝臣 雍父作杵曰也 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

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

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 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

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

圍黃秦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

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韓求救於秦秦未為

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

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 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

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出嶢關俱繞楚北境出兵

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 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公仲曰子以為果

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

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

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 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魏楚

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

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

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 正義

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

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

加威諸侯乃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 正義曰楚乃

歸咸陽是也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 徐廣曰三

反於郢甘茂與昭魚 徐廣曰楚相國。索隱遇於商於

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

索隱曰劉氏云許言昭魚來秦欲得秦官之印璽收即取之義

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

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

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徐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轅以

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

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

義曰目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假事也前注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

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

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蘇代又謂秦太后

身卒戎

索隱曰卒戎姓名秦宣太后弟號新城君

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

璣虱也

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璣虱及公子咎並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璣

虱又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先亦與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公何不為韓求

質於楚

索隱曰令韓求楚更以楚王聽人質子於韓

日質子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璣虱為事必以韓璣虱也

今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

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

索隱曰令卒戎教秦於楚索韓所送質子今入之於秦也

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

正義曰韓言韓

齊魏以圍楚楚必重重羊戎以求秦救矣

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

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璣虱竟不得歸韓

正義曰自此已前蘇代數

計皆不成故韓竟立咎為太子也

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

正義曰齊代為韓王

計故得齊魏王來

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

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

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

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

正義曰宛於元反宛鄧州縣也時屬韓也

六年與秦

武遂地二百里

正義曰此武遂及上武遂皆宜陽近地

十年秦敗我師于

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昏王

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戡

正義曰音捐

將姓

救魏為秦所敗戡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

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

韓告急於秦秦不救

韓相國謂陳筮

徐廣曰一作筮○索隱曰戰國策作田茶

曰事急願公雖病

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

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

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

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爾穰侯曰君無見王請令

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

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涇城汾旁

正義曰涇音刑秦拔涇城於汾水之旁涇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

十年秦擊

我於太行

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

我上黨郡守以上黨

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

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

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

黍

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也

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

十四年秦拔我城臯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

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

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

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

年七

大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

公孫杵曰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

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

韓氏之先

實宗周武

事微國小

春秋無語

後裔事晉

韓原是處

趙孤克立

智伯可取

既徙平陽

又侵負黍

景趙據侯

惠文僭主

秦敗脩魚

魏會區鼠

韓非雖使

不禁狼虎

史記卷四十五

史記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唐諸王付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完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完封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四十六

蒙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

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獄之後杜預云姜姓之先為堯四獄也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陳曆公周敬王四十九年為楚惠王所滅

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波田常所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

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

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

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

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

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

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

杵曰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

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

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

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

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

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

也夷字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某地由是改姓田氏

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

田氏陳字馮田穉孟夷生潛孟莊徐廣曰一作莊○索隱曰

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

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樂
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齊莊公厚客之晏

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

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

正義曰釐音億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

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

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

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

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

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

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

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

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

荼為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

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

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

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

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

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

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

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
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
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
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
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
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
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
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

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

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監一作闕○索

隱曰監如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

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

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

子索隱曰言姬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鞅

諫簡公索隱曰御官也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

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夕賈逵云卽監止也尋

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太史誤爾常與田氏有郟田氏疏族田豹事

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

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

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

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

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

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

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

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索隱曰徐

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

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

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

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

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

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

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

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

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正

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鄒邑青州即北海郡也至琅邪正義曰琅

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

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

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

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

恒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脩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姦雖子七十祇以長亂

事豈然哉言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堅

其非實也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

知伯徐廣曰宣公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

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

立索隱曰系田莊子相齊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

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

二里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

也安陵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

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

也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泣田和

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

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

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桓十

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田太公相齊

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

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郟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

西北五十里說文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

丘索隱曰毋音貫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毋者字殘缺爾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今名濠澤

城在曹州濟陰縣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

南五十六里也宣公卒子康

日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宣公卒子康

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

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

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

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

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

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

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

二年田侯刻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

公召大臣而謀索隱曰大臣謂騶忌段干朋如戰國策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騶子出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

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

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卽田忌也過矣君之

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

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

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六年救衛桓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

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 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

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

我靈丘 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

蔚州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 徐廣

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 晉伐我至

博陵 正義曰在濟州西界也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

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

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

之居即墨也 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

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

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

攻甄 正義曰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台在即墨字上也 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

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

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

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

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

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

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

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

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

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

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琴攬之

深徐廣曰以瓜持也攬音已足反驛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驛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

愉音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

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

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

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

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

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驛之愉者政

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

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

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

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

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

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若

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佩服

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

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

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

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所以為合也然而不

能傳合疏罅索隱曰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斡斡則斡音相近言作弓之

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繁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

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

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

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

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者校量也

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

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

矣新序曰齊穆下先生喜譏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穆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

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

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

髡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

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驥者為其立至也

必且歷日曠久則系羣能挈石駑馬亦居暮年封以下

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

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

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

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

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

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

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

具戰國策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

皆來朝索隱曰邾莒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

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

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徙而從

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

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

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

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

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

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

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

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

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

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

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

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

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今天下三十

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牟表共作夫

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毋宣王三十

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

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十於

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
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

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

勝而犇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
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犇也是時齊都臨淄且

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即與系家不同也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

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

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晉
太康地記

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

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

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

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

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
云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

謂之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
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

皆誤孫子曰索隱曰
孫臏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

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

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

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

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

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
一作盼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

敗之馬陵索隱曰在
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

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

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徐廣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

阿南正義曰沛郡平阿縣也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

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

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聶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作出接予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接予二篇在道家流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藝文云作慎子四十二篇也環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環淵著書上下篇也

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

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爾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是也十九

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本名遂湣王元年秦使張儀

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二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

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

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

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黃秦將夜

徐廣曰在濟陰宛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

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技故聽齊拔之爾此特轉辭也秦韓之

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

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

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

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

博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

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

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

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代

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

曰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與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

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

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

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

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

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

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

恩德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

左券以責於秦韓

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

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

張儀多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

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

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

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

徐廣曰孟嘗君

為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

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

徐廣曰

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二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

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

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

不知為是一門非耶○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開門武鹿門也

齊王曰嘻善子

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

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

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

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

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

桀宋之利

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

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

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

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

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

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按有濟西趙之阿東

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

泗也東國謂下有陶平陸梁門不開正義曰陶定陶今

縣也縣在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

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

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

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

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

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

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

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

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

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

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

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

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

地不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

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軼

往還如結戰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

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

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

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正義曰懷州有溫城齊南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

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

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

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

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

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

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

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

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

史敷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敷女可法章狀貌以為非恒

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

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

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

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

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

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予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

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

單以卽墨故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

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正義曰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也

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

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

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

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

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

不如聽之以退秦兵

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

之於齊齊扞蔽也

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為扞蔽也

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

且救趙之務宜若秦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

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

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

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

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

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

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

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

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

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

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

遂滅

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

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

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
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
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
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
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
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
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栢
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邪
客說建住言遂乃失策令
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
謂不詳
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

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于

世之後及完犇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

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傳
于廢晏孺子鮑救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

公故云田氏
比犯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

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

田完避難

犇于大姜

始辭羈旅

終焉鳳皇

物莫兩盛

代五其昌

二君比犯

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濟急燕趙

弟列康莊

秦假東帝
莒立法章
王建失國
松栢蒼蒼

史記卷四十六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主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帝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
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
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
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
之主又代有賢哲
世亦稱系家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
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

康熙壬午重修

史記卷十七

七

限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限邑昌平鄉之關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爲名故關里在泗水縣南五里與地志云鄒城西界關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關里卽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關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關里背邾其先面泗卽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徒曲阜仍號關里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復在從父命爲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禱於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爾禱於

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屬明年故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歲也正十一月屬明年故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歲也少一歲也一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開圩言頂也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于賈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素隱曰家語云生葬於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五里禮記云孔子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墳處遂不告爾非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

史記卷四十七 魯世家 二

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也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

內衢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

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也○正義曰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

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

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音預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

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為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

劉氏云嗜學之意是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

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講學之及其將死召

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

也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必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

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

厲公杜預曰弟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懿公之長子厲公也及正

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

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曰僂偃俯皆杜預曰言不致安行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杜預曰

是人亦不杜預曰於此是鼎中謹於是粥於是杜預曰於此是鼎中以餬余口杜預曰於此是鼎中

言至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

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

子與魯人南言敬叔往學禮焉

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

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陳爾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

賤及長嘗為季氏史

索隱曰有本作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

料量

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

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

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

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

蓋系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

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爾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

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

富貴者送人以財

索隱曰莊子周財作軒

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

子者毋以有已

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已為人子者

為人臣

者毋以有已

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已為人臣者王肅云言聽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

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

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疆陵轍中國齊大而近

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

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

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

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

舉五殺正義曰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累繼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孟

然之言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

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

鬪雞故正義曰郈音后括地志云鬪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二里魯城中左傳昭

二十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鬪雞季氏芥雞翼郈氏為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

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

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二十里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

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

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索隱曰按

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

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

恐失事實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也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

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

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

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

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

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

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

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

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

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

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

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

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

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韋昭曰日本石謂山也或云

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

而述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遠閔音兩家語作魍魎

繅音騷然山繅獨一足是山神名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

神獸也非常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唐固曰墳羊雌

吳伐越墮會稽索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得骨節專

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

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

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網

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

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駟案

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

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客曰人長幾何

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

秦國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於是

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

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

一作疎論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囚桓

子與盟而驛之正義曰陽虎出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

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

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

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

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正義曰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

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

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

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

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僖家語及孔氏之書今費雖

小僮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

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

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

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

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云魯定

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

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

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揖讓

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

公曰諾於是旄旌羽被矛戟劔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

語作萊人共鼓噪劫定公被音弗謂舞者所執孔子趨而進歷

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故不盡一等舉袂而

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

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

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

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

匹夫而笑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笑惑謂經營而請

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

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

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

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

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

田以謝過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七十里齊

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

因各謝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

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索

隱曰左傳鄆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定

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

之城王肅曰高丈表丈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

曰三都三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

地志云郕亭在鄆州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

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

孫孟孫叔孫也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孔

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正義

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卞縣也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城杜預曰秦

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公斂處父服虔曰

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

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

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

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

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

國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

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

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

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

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

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王肅云舞

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

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

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

索隱曰屯地名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

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

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

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

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穉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

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

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

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諧

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謂

入以脅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

匡城在滑州城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

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

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匡曰往

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

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

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

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

夫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

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匡人拘孔

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

能違天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

以害已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余

此取論語文王既没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

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

此合論語來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爾去

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

長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

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

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

王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索隱曰上見如字下

見音去聲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

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

天厭之天厭之

樂摩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又王之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

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

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

徐廣曰招搖

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

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

公卒孔子去曹適宋

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

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

或謂子貢曰

索隱曰家語始布子卿謂子貢曰

東門有人其類似堯

索隱

曰家語云河目而隆額其類似堯

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

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

王肅曰喪家之狗主

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擲有席而祭

顧望無人也

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

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

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

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

韋昭曰隼擊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

曰咫楛矢貫之陰而死。正義曰：隼，音筭，毛詩義疏：鵠，齊人謂之鷲，正或謂之題眉，或曰省鳥，春化為布，殺此

屬數種。陳潁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皆為隼。陳潁公使使問仲尼。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

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潁公十六年。仲尼曰：隼來

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

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之，赫，韜國方有此矢。日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

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

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

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分異姓以遠方職

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

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

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

枉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

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

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

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挺劍謂孔子曰：苟

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

母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

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

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

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

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

西向東伐先

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

死之志

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

婦人有保西河之

志

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

吾所伐者不

過四五人

三肅曰本與公叔同辭者

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

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

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趙

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

索隱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

佛肸畔使人

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

者君子不入也

孔安國曰不入其國

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

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

有荷簣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何晏曰簣草器也

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何晏曰硜硜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

鼓琴師襄子

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磬

也

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

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

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

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

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

長徐廣曰詩云頡而長兮○索隱曰眼如望羊王肅曰

幾與注頡並音祈家語無此四字也師襄子辟席

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

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

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犢

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犢竇犢則竇犢字鳴犢聲轉字

異或作鳴犢慶華當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

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

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刻

崖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

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

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

在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

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樂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

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

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

衰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

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五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

蒯躄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

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

僖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

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

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

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

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

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

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

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

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

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

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

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

日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

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

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

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

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幫廣五寸二幫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

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

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

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

亂同空舍此適彼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

士哉何晏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

也之法也耷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

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

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

子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

也後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

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

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

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

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

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

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

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

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

善舉也故不待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吾道非

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

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

乎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

比干剖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

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

能巧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穡飲之為穡言良工

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君子能脩其

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

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

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

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

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

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於是使子貢至

汝主財言志之同也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

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一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

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再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

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

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

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

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

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

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伴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夫子也。

曰鳳

今鳳兮何德之衰

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同行求合故曰衰也。

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

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

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

明年吳與魯會繪徵百宰

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宰宰具一百也周禮圭公九宰

侯伯七年子男五年今吳徵百宰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

在沂丞縣地理志云繪縣屬東海郡也。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

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

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

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

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在矣國

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

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曾己四年矣年表哀公十

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

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

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

在徐州滕縣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將

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

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

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康子曰我欲

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

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

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

服虔曰鳥喻已木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

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

平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

年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

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莊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養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

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

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

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

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名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顯知者也以一文一質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言傳禮記自孔氏孔

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

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其音節明

經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

來還乃正之故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正

雅頌各得其所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

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

曰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也鳥

擊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

固幽深若唯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

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鹿鳴為小

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鳴也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

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

心矣毛萇云鹿得萃呦呦鳴而相呼懇誠發乎文王為

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大雅始

正義曰小序云文王文主受命作周鄭文云文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

之以為王

清廟為頌始

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

使君天下

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謂也

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

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

正義曰序

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象下繫下

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

卦分爲上下二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

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

彖爻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

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

定一卦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聖人

編重是繫屬此辭於爻卦之分爲上下篇者以簡

系辭者取綱系之義也

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辭

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

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

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

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

變化法象

又雜卦者六十四卦以爲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

與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益又云雜

操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

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

讀易韋編三絕曰假

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

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聚顏

濁鄒非七十二人數也

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

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

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償鄭玄曰有賓客使迎

也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

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

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

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也德之

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

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

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果盪舟鳥獲舉干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

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

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

孔子博學道藝孔子博學道藝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

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甲牢曰子云不試故藝

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

狩大野

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

東才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

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也。服虔曰車子微者

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主軍車士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

姓則子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非姓也。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

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

也。證者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也。此天亦告夫子將

歟。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

殺之證故云爾。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

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行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

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

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

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

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脩春秋

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見天下之有宗主也。又中運夏殷周

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

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王肅曰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夏人殞於

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

二代孫忠為褒城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城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城侯魏

封二十二代孫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

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

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

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

侯皇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

十六月四月巳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

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不愆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愆且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熒熒余在疚王肅曰熒熒也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王肅曰父

稱也律法也言母以自為法也

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

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

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

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

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

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

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維離女貞五味龜檀

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索隱曰離音藜

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龜

音譏龜檀檀音譏龜檀也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

日訣音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緇唯子貢廬於冢上

索隱曰家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

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

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

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

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

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之女一

歲而生日鯉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

子榮君之賜因以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

名其子為鯉也東與孔子並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

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

子思冢南大小相望

子思冢南大小相望

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
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
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
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
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
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
安國生邛邛生驪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馬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

曰祇敬也言祇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

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邾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史記卷四十七終

史記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漢太史公今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綱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事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
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搜
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曆年不永
勲業茂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
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
名隨代分割蓋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
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為說故其不同他皆故此
吳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第十八

廣者陽夏人也字叔

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

康縣本漢陽夏縣也

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悵

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

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索隱曰尸

之驚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

鳥若鳳皇然非鴻鵠與黃鵠也鵠音戶酷反

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

徐廣曰在沛郡斬縣

○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

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

守也地理志漁陽縣名在漁陽郡也

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

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

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

敗猶愈為戍卒而死也

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

不當立

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耶書云李斯為二世廢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始皇第十八子

也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

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

索隱曰扶

蘇為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

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

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

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

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也

吳廣以

為然乃行

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

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墳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

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瓚
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十者戒曰所十事雖成當死為
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旨用 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
依鬼神起怪蓋謂得其指也 者思也謂思念
欲假鬼神之事 曰此教我先威眾爾乃丹書帛曰陳勝

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

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

憑焉孔文祥又云伺切間隙不欲令眾知之次師所夜

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

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

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

尉劔挺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按脫即奪也說文

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

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

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

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

曰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而戍死

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爾王侯將

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

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索隱曰

又音初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

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

索隱曰

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反攻鉅鄴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

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百乘騎

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陳國城也陳守令皆

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令言守令則

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縣守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譙陳縣之城門

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

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

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

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

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

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

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

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

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

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

郡李由李斯子也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

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璜曰房邑

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爾涉初號楚因楚有柱國之

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嘗

為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為日者事春申君自

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

數十萬至戲軍焉正義曰即京東戲亭也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

徒人奴產子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

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

三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也章邯追敗之

復走次澠池十餘日正義曰澠池河南府縣是也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

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

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

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

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

郡縣涉趣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促也亟音棘亟急也趙王將相

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

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

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

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

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

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

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

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
 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
 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
 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
之臨濟
 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
 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
公子名咎
 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寧陵今
 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爾
 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
 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
 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

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
 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遣作遺
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
 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
 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
 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
 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
 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郊索隱
曰說
音悅凡人皆音悅郊音談小顏云郊東海之縣名非
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郊別是地名或恐郊當
作郊郊是郊鄆之地或見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
下有東海郊縣故誤也
 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索隱曰地理
志銍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逢將兵居

許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

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人

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

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

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郟

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

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

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

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臆月張晏曰秦

之九月瓚曰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

建丑之月也還至下城父又顧氏按郡

國至由乘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

為得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蔡瑒正義曰音唐今謚

曰陳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謂者將

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為倉頭軍起新陽索隱曰章昭

令謂者駕令滄人取冠帽故曰倉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

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

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如字讀初

陳王至陳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

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

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

將引兵之方與

正義曰房預二音方與兖州縣也

欲擊秦軍定陶下

正義

曰今曹州也

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

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

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

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

索隱曰即左復攻陳右校尉軍也

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

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

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

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

之青波

漢書音義曰地名也

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

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

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官門令欲縛之自辨數

乃置

索隱曰數音朔數謂不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

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

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容

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

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遠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

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願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願也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

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

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

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

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

者弗下吏輒自治之

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陳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

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

裴駙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號也已

下義並見始皇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

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

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

陳軫邵滑邵正義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

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

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卯並音仰謂秦地

形高故並仰向關門而攻秦有作卯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

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

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曰說

文云櫓大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

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

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贊云短曰敲長

朴曰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

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

而報怨索隱曰貫音為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

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

銷鋒鋦徐廣曰一作鑄鑄以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巡更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

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

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疋隸之

人徐廣曰田民曰疋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徙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

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

仟佰之中索隱曰仟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仟陌如淳云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陌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

旗天下雲會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

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

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索隱曰鉏耰謂鋤木也論語曰耰而不輟是也棘戟

也於戟柄音勤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信陵

蘇秦陳軫之北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

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索隱曰施音式鼓反言秦虎狼之國其仁心不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

史記卷六十八

蒙

七

天下匈匈

海內乏主

猗鹿爭捷

瞻烏爰處

陳勝首事

厥號張楚

鬼怪是憑

鴻鵠自許

葛嬰東下

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黥顯見殺

腹心不與

若賈何人

反噬城父

史記卷四十八終

史記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封爵故也
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
之首之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索隱曰繼體謂非創
業之主而是嫡子繼

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
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爾

非獨內德

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

索隱曰韋昭云塗山

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

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

焉殷之興也以有娥

索隱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

紂之殺也

嬖妲己

索隱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

任

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邠女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姬名履大人跡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

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

索隱曰國語曰幽王伐有褒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然此

自夏之興至褒姒皆是史蘇之詞見國語及列女傳

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

釐降春秋譏不親迎

索隱曰公羊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外逆女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

始不親迎也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統

就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

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

索隱曰妃音配又如字

君不

能得之於臣

索隱曰以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使移其本意是不能

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

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姓謂眾孫也即趙飛鸞等是也

能成子

姓矣或不能要其終

索隱曰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以言雖有子姓而意不能要終如

栗姬衛后等是也

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

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

姁

索隱曰娥姁呂后字按漢書小顏云呂后名雉字娥姁

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

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

索隱曰漢書云得定陶戚姬

其子

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

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

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

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嫫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

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

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

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

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

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

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迎立代

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

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

索隱曰媼音烏老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

索隱曰顧氏按冢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禿山上今猶有兆域禿音莊洽反及諸侯畔秦

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

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

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

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

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

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

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

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靈臺西征記

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魏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臯縣也

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

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

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

與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

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

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

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

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

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后弟薄昭封為軹侯索隱曰地

縣在河內恐地遠非其封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

陽比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

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比亦

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

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

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

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廟記云在南陵

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灃水東原上魯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里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

有歇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倚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在冀州東

廿二里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

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

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正義曰謂宦者為吏主發遣官人也必置

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

肯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

聖獨幸竇姬生女嫖索隱曰嫖音正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

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

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

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嫖為

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

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索隱曰華虞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漁

釣陸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所陸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正義曰括地志云

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

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

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錄云建字長君弟

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往長安爲君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各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泚泚我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泚米泚也謂乞泚爲弟泚也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積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

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索隱曰公

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公昆弟謂廣國等也

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

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實氏凡三人

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

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

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

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各姑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義曰括地

志云太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故

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

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

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十筮之曰

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索隱曰竒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

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

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

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

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也先是臧兒又

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曰謂廣州

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

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

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

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

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

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

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

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

也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

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嗾之而

未發也索隱曰嗾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

景帝亦賢之又有一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

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

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銜日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

皆公羊傳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

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

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

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景帝崩太子襲號為

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封田蚡為

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

趙邑漢武勝為周陽侯正義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

安縣城也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

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

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即晉州城西次為南宮

公主

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

次為林慮公主

案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傷

帝諱改名林慮慮音慮。正義曰林慮相州縣也。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

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

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

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在

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

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

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

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曰衛氏

出平陽侯邑

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

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

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節置家武帝被

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

之襖古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顏被音廢今亦音拂謂祓襖之

遊水自潔故云祓除也

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

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

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

正義曰尚主也於主衣車中得幸也

上還坐驪甚

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

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

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

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

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

索隱曰二女謂諸邑石邑及衛長公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

男名據索隱曰即初上

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

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無子

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以故陳皇

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

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

為皇后呪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二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

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而立衛

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

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豈何不

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爾陳皇后求

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

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

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

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

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

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闕王夫人早卒而

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勝李

夫人早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

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

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

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曰漢武帝令李廣

號海西侯也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其

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

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

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

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嫫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

正義曰按後封脩成君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

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

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

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

東南二十二里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

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

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

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

下車泣曰索隱曰烏百反蓋恠之辭爾大姊何藏之

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

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

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
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
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
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
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
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
之子也而名仲者與大外
祖王氏同
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
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
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
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孚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

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

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
地理志陰安縣

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
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二曰發干侯索隱
曰名

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正義曰括地志
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三曰宜

春侯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正義曰
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

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

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

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

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爾柰何用為夫乎左右侍

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

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

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

索隱曰韋昭云婕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字亦從

女漢舊儀云皇后為

邢夫人號姪娥

索隱曰服虔云姪音近妍衆人

謂之姪何

說文云姪長也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為姪

姪何秩比中二千

石

索隱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

華秩比二千石

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

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

俸月二萬按是二萬計則二萬石亦是一萬石也崔浩

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云

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爾此崔氏說今兼

引而 解之 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

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

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

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

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

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

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掖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列傳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鈞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

五歲爾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五歲爾○索隱曰此褚先生之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

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

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武帝鈞弋趙婕妤好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臥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云東比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鈞後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官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識其處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
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
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
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
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
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爲武豈虛哉

索隱述贊曰

禮貴夫婦

易敘乾坤

配陽成化

比月居尊

河洲降淑

天曜垂軒

德著任姒

慶流娥嫵

建我炎曆

斯道克存

呂權大寶

寶善云言

自茲已降

立嬖以恩

內無常主

後嗣不繁

史記卷四十九

終

